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至六十下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李恩書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宋　宣城太守范　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桓馮列傳第十八上

桓譚傳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

音律謂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善鼓琴博學多通偏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倡俳優也簡易不脩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抵擊也音紙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傅皇后哀帝后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

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而

挾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

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

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柰何譚曰刑罰

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

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

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賔客必借以

重埶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已正家

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作賔入白皇后如譚

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劉攽曰按傅喜非后弟當是嘉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

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

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事見前書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拂違也音扶弗反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傅鼂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

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遂腰斬錯見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别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

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雇山解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

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

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

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為讖記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靁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靁同禮記曰無靁同又臣

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介甲也冑兜鍪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

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楊衒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

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勑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廵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為關

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

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逄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鞌晉卿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逄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其知權柰何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

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詭違也故易曰窮則變○劉攽曰案文多一曰字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皆周易下繫之辭也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負猶失也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行聞之得時無怠怠懈也言當急趨時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椎音力追反謂擊

之也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衞人力舉千鈞也將軍之先為漢信臣廉褒襄武人宣帝時為後將軍即丹之先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

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晳明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石以諭堅

也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役猶賤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衍乃亡命河東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吏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宣之子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慤實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

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聞不忘今行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於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滑州也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傅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貶西南夷昫町王為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程隆莽發巴蜀吏士擊之出入三年死者十七八緣邊破於北狄莽建

國三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大輩萬餘中輩數千殺鴈門朔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暴露也禍拏未解兵連不息拏謂相連引也刑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人於市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横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内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濵風騰波涌更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澤麋沸青徐荆楚之地搔擾前書音義曰駘蹈也今此為駘古字通　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

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賤也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喢血昆陽。劉攽曰案喢血是盟時喢血此當作喋與前書同也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莽末下江兵鄧曅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鄧曅等乃開武關迎更始靁震四海席卷天下席卷言無餘也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内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辭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

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鷩風而飛鴻毛也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脩身而

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名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攘其蟊賊蟊賊食禾稼蟲名諭姦盜侵漁也蟊音牟安其彊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邯鄲謂王郎也真定謂劉揚也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

駭柰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井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劉攽曰案此文雖則字顛倒當作則雖云云）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

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伊尹

呂望永既素重衎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衎為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永得置偏裨將五人也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衎永衎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

記行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行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辟麗姬之難出奔狐偃勸令反國遂為霸主子犯即狐偃字也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臼幷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三王見更始傳天

下螘動社稷顛隕螘動喻衆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王擢選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為瑞信剖即分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三關設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形奈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讐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楚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胷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解見左傳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刼諸大夫盟

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劒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劒在心子圖之晏子曰刼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而求福乎劒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

謝息守郕脅以晋魯不喪其邑 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郕邑晋人來理杞田季孫將以郕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晋罪也又不聽晋魯罪重矣晋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缾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於桃杜預注曰挈缾汲器諭小智也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

山名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為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為棗行集又作萊或故作棗展轉乖僻為謬矣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閭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婁及防茲求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

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紓緩也音舒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名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

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徃時

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

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欒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欒高作難晏子無罪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戚邑畔是陷於終身之惡

以為伯玉

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言不過為二塗而已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茍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横分邑之願也間者上

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軍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延）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鄧禹也）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言明白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之辭）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

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永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反謂負也蓋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見論語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幷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幷力而河東畔國兵不入䢵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䢵言不征之也䢵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上黨見圍不窺太谷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者也太谷自太原趣上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幷州太谷縣西有太谷是也宗正臨境莫

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為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弔失國曰唁衛懿公為狄所滅戴公乃立廬於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事見左傳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泰山而超北海也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訛偽也永衍信之故也

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為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西涅音奴結反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阸不能救河

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揺觸患履深淵之薄氷不為嘘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絶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内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

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豊為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為諫議大夫病卒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

幅巾降於河内不加冠幘但以幅巾飾首而已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立功謂說下懷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布以為郎中丁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顧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高祖即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此並陳軫對秦王之

辭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已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曲陽縣名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劉攽曰按彭城不在定州當作鼓城也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見郡以聞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名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

時略為司空長史譏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行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行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行行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行集與陰就書曰行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慇懃論議周容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行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

官屬衍不自量願俟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忿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俟哀憐深留

聖心則闔棺之日寬復何恨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駑行義汙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寖浴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詣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

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懐　太　子　賢　注

馮衍傳第十八下

馮衍傳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為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

夫如冠王耳居家盗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盗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

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 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削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悦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也

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 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

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 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

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刃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傅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回邪也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敕外遠嫌疑故

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為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而怨讐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閾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

過不用行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眞玉貌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翺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誡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史記司馬談之辭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

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顧猶及也俶儻卓異貌也）喟然長歎自傷不遭（遭遇也）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偃息也）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氷之家不利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十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伐氷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氷故言伐氷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氷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況歷位食祿

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羇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饑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別求也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思東歸乃還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地埶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

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西顧酆鄗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酆鄗二水名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鄗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周之地故總言周秦之丘丘亦墟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衍墓在今新豐縣南四里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為流涕禮記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所養也反而亡焉失之哀於是為甚也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

列司馬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父為昭子為穆昭南面穆北面也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夤八夤之外乃有八紘也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

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正也詩曰我疆我理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猶往來五山即五嶽也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為發生卉草也楚辭曰獻歲發春兮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貌楚辭曰汨吾南征汨音于筆反發軔新豐兮裵回鎬京軔止車木也將行故發之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廉因以名焉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

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楚辭曰悲時俗之迫阨也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言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喻背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靁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憙言時俗溺於權利也同已則親之異已則妒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沮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沮敗也邈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遵大路而裵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氾兮又曰孔德之

容窈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為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為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眩於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哉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即屈原賈誼之流也行內自省察不慙於古人遂守志不改也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傷已不逢堯舜也蕩散也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陟雍時而消

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幷天下祠雍四時漢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陟九嵕而臨嵕嶭兮聽涇渭之波聲嵕嶭山一名嵳嶻在今三原縣北嵕音才結反嶭音五結反顧鴻門而歔欷兮哀吾孫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零落也吾孫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妖未有邪僻故云誠善辜罪也冥謂地也齎恨入冥言死有餘恨也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

恐餘殃之有再淚汍瀾而雨集兮氣滂渟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内悲言已往者託於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目不瞑言怨恨之深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瞑也今縱飭躬自勗又恐殃禍至再所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瞰太行之嵯峩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衍之遠祖馮亭為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萬戸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衍在關中遥相望之卽序所謂通䙡于里覽見舊都者也嵯峩高大貌崢嶸深邃貌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

窮處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其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也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靁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王紀曰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至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漁於靁澤兮言臯陶未詳靁澤在今濮州靁澤縣東也

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絆騏驥而求

千里行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叶韻音志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卑賤也阜積也衛賜子貢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致黜辱故於此路收功也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瀆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

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秫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味鹹宜稻與麥此舝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為兒之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耻既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

陟隴山以踰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踰猶遙也古字通八荒八方荒遠之地覽河

華之泱漭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慼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愠怨也馮去疾為秦丞相胡亥元年用趙高計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慼也亭及去疾皆衍之先故遠懷憤怨也泱音烏朗反漭音莽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既不同流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屈原云吾將遠逝以自遠路脩遠以周流之類也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荆州至考

烈王為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不祀言皆絶也臧文仲曰咎陶庭堅不祀也

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愊憶而紛紜

紆軫猶盤曲也愊憶猶鬱結也紛紜猶眘亂也愊音普逼反

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

惟思也言思上天之路軌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於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子故曰承平革命也

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悇憛而洞疑高陽邈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兹

孔子

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辭云心悇憛而懷感廣蒼云悇憛禍福未定也悇音它乎反憛音它紺反本或作侘傺侘音丑加反傺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惕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之論事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訊問也啓禹子也尚書曰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故啓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鄠縣啟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非舜南風之歌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與為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勛欽明

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之晏稷名棄為堯后稷契為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孫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於南巢武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業幽王為西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州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酆洲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詔名也亳湯都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酆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亭水中可居曰洲也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

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末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昔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楊朱悲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譎功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絜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捃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忿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

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溴梁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許杞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溴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爾雅曰梁莫大於溴梁溴音古覔反

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弒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為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

誅犂鉏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愬知娛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

犂鉏齊大夫介猶間也韓子曰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犂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犂鉏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

來見孌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愬猶譖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案娛字呂忱音仕眷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娛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劉攽曰注云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案全文何當作所

疾兵革之寖滋兮苦

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寖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絶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滆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坑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横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為從關西為横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于洹水之上剗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横說說關西六國令事秦皆尚誑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劉攽曰注云關西六國令事秦

案關西何緣有六國不合明上文行出關西二字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陵遲言頹替也澄猶清也烈憯也商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伍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强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濅淫而弘大誚責也跋扈猶彊梁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滅先王之法則

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鹽女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援引也矯正也鹽餉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人以為樂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為美先君莊公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人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二主謂晉楚之君二或作亡攡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褒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攡布也眇

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

摭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

摭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瀏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日曀曀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

兮迷不知路之南北曀曀陰晦貌也詩曰曀曀其陰楚辭曰回朕車以復路及行迷之未遠駟素虯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四馬曰駟虯龍之無角者也楚辭曰駟玉虯以乘翳兮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司馬相如曰駟蒼螭兮六素虯相佯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揚雄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於梁山衍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佯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欵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欵誠也眞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蹢躅也東觀記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

意斟愖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軔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滸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

斟愖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恐聞其言遂洗耳於潁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秣謂食馬以粟字林曰滸水涯也愖音市林反或作堪字

覽天

地之幽奥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既反故宇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奥謂深遼也維綱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禮智信也躍青龍於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形在地為四靈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北方為龜蛇豢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行既反故宇欲鑿巖石為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又假言龍蛇之儔在於四面為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

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辭曰採三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為秀恐失之矣纂前脩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纂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夸大也楚辭曰謇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光勳謂衍之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巳令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韋冠佩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辭曰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欲揚其靈芬也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辭曰高余冠

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衆也六醴蓋六氣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内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郎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員御史

捷六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

自此以下說籬室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屈原扈江蘺與薜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

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曰維國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符蘺一名葯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術路也○劉攽曰案注文方總其賦自當列敘其文云攢射干自此以下說籬室庭術後人不曉誤作庭除非

雜蘼蕪兮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皐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埳軻兮憐衆美之憔悴攢聚也射干烏翼也蘼蕪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皐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

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衆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辭曰然埳軻而留滯王逸曰埳軻不遇也衍被擯斥沈淪猶草木之漚鬱芬芳遇風霜而零落也夷音協韻異美音協韻媚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也索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

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傍其邊側也陂音丘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閒音閑○劉攽曰注陂丘義反切不得丘當作兵

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寧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

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之妙節也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俶儻而高引兮顧觀其從容庶幾守道與俗不同俶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已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衍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令聞期於不朽聲芳縣諸日月故曰顧觀其從容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悍急也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埳壈於時衍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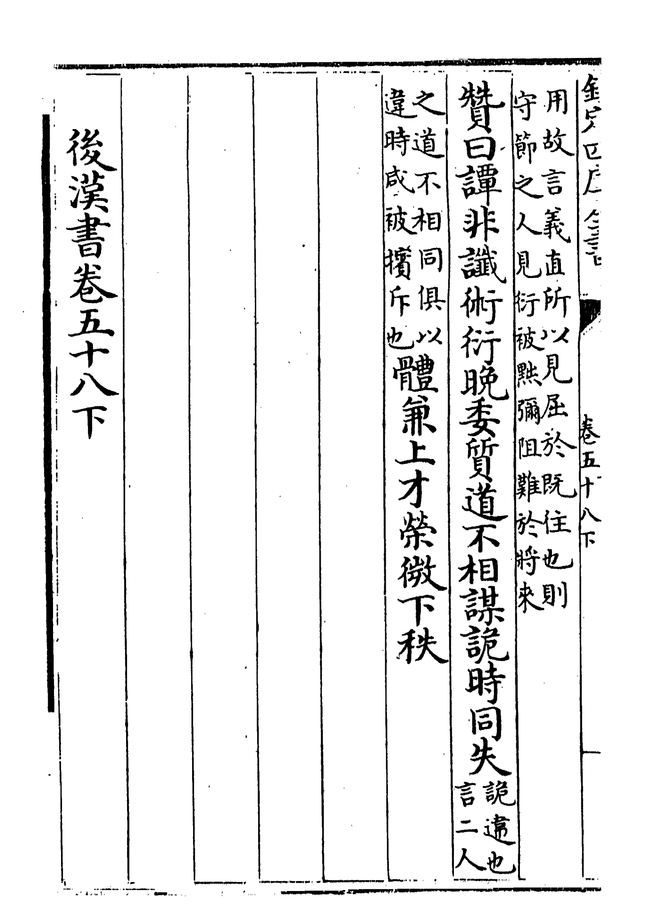
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紝子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妾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訩訩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妾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纔穀放散冬衣不補

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狠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刼詞語百車劒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脩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音求謁反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

得其顧不槩於懷槩猶屑也金或作乘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頊也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於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衍集見有二十八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衍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

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麗音力之反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雜半貌也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黄門持被覆豹勑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埶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柰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詞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已光武屈而不



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讖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違也言二人之道不相同俱以體兼上才榮徼下秩違時咸被擯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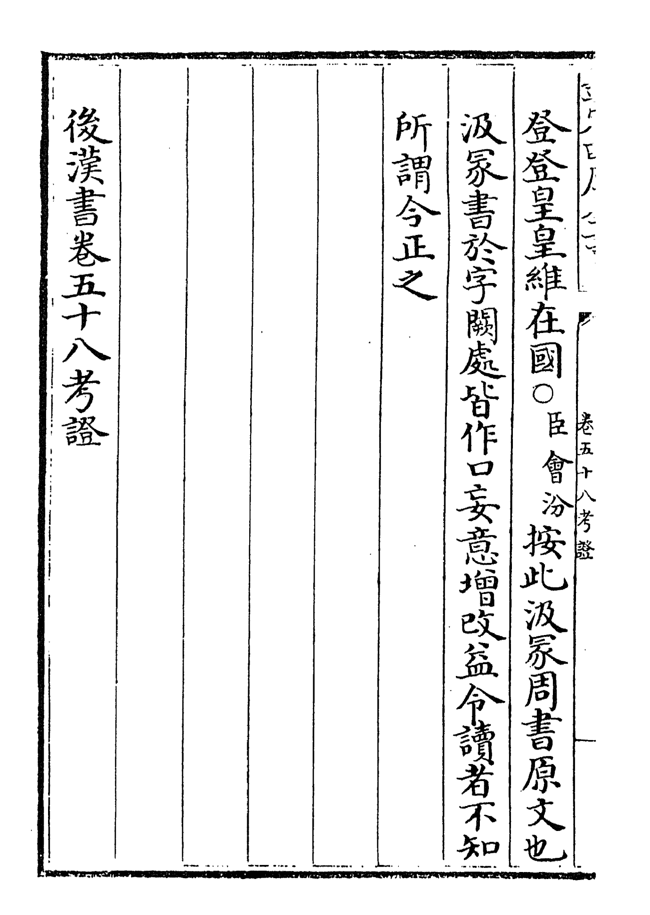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後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之際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臣世駿按日知錄曰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是譚曾受莽封爵史為諱之耳

會議靈臺所處注楊衒之洛陽記○衒字諸本皆訛作衍今改正

馮衍傳揵六枳而為籬兮注登登皇皇口維國監本作



登登皇皇維在國○臣會汾按此汲冢周書原文也汲冢書於字闕處皆作口妄意增改益令讀者不知所謂今正之

後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懐　太　子　賢注

申屠鮑郅列傳第十九

申屠剛傳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鰌字子魚衛大夫也

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

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宦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住反刻猶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

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旌旛也淮南子曰禹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憣曰教道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衆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

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劉攽曰注云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案文少召公為保四字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繈緥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繈緥前書音義曰繈落也緥被也緥或作褓也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

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挹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己尊寵不加其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爲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推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

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及發覺禹腰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滿必傾不如止也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

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興軍而行擁衆而止無畏憚於危亡也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宮寺出囚徒也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貧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

遵孝文之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也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宫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親戚外絶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餘

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共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

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内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

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鋭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

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逺千里慕樂德義今茍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汙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遺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軔謂以頭

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辭曰軔止輪木也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傳 子昱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已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

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去音丘呂反初爲郡功曹荐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燾以黄土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

害其子也勑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當匈以韋為之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俗本或有

為上加不者誤也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絶光武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劉攽曰注文傳合案文傳合當作舍遣使馳至長安旣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

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内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别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闕里解見明紀）從講

堂至於里門永畀之謂府丞及曾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内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痍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說苑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

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史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劉攽曰注五官將軍案五官無將軍之稱蓋軍字本是車字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懼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歛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

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從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隷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皐詔書

迎拜爲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爲兗州牧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譬猶曉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謟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方直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

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内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

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十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郎○劉攽曰案後皆作德字義無兩子名得德者知此字誤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

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辭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薨

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橫學也字又作黌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于官子昺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昺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于家

郅惲傳　子壽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潛夫論曰周先姞氏封於燕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音與古姞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郅音之日反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眭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荊州故為漢分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

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王莽以潁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逯姓並名也風俗通曰逯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逯音祿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鬻自衒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師呂望也相傅說也仲父管仲也非闚

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憚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腫蹠盭裂裳裹足鶴立秦庭盭音戾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衡北斗也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含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如陶匠之成衆品者也○劉攽曰注包而為一甄也者案文也字當在甄上為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錄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代也漢歷久長孔為赤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不

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垂戒謂鎮歲熒惑並在漢分也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

拒惟陛下留神苏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黄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縣東南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

放滛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紀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衆也如林言衆多尚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劉攽曰注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案文伐字下少一殷字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

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掌反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若亡吾直為子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熟視之也莊

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獄故應對之緩也惲曰爲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若不出欲自刺以明心也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繇姓咎繇之後

繇音遥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户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愀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罸爵也以角爲之詩小雅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觥音古横反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内員言延外示方直而内實柔弱也孔子曰色厲而内荏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歛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

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䶵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䶵遂受罰也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讒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也任佞也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惲自責不忠故使甚佞之人昭顯也豺虎從政豺虎貪獸以比鯀延也既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衆顯言鯀延之罪也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重再也遂不讞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

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埶必還言歙後必召延也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

趙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彊其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歙也言歙將以斗酒賞綠延而惲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

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為伊吕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若為巢父許由則以堯舜為父老之人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為松子赤松子也敬以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也令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有胤嗣還奉墳墓盡學問道敬汝南人今隱弋陽不離墳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道在家孝悌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弗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别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

連徵不到謝沈書曰敬閑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蛾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芰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縣為新遷也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為憂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正之供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

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

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惲甄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

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也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椎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從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

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强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

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謡於路歌謡謂詩也禹置敢諫之旛解已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爭臣七人以自鑒照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輙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

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

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寛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劉攽曰案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沉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郅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後漢書卷五十九

後漢書卷五十九考證

郅惲傳將為巢許爭而父老堯舜也○臣承蒼按父老堯舜若曰為野老於堯舜之世耳注謂以堯舜為父老之人恐非是

郅惲子壽以傷晏晏之化○汲古閣本依鄭注改塞晏非是第五倫何敞陳寵傳皆有晏晏二字

後漢書卷五十九考證